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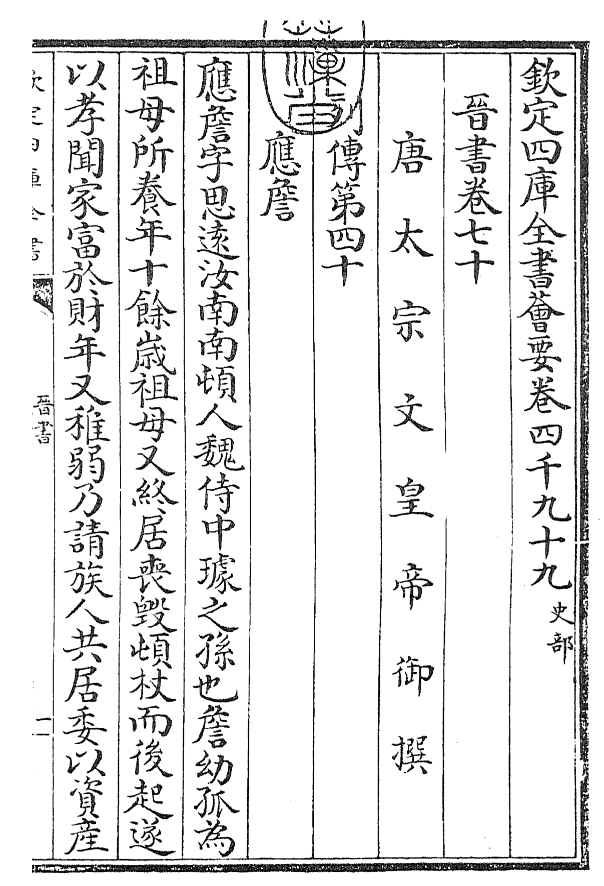
史部

晉書卷七十七十一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九　史部

晉書卷七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産

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
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
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
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
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
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成林何異樂毅之相詭
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
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荊南矣

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恵隆丘阜潤同江海

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頻陽鄉侯陳人王沖擁衆荆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沖等無賴棄還南平沖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餞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

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
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絶漢興雖未能興復
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
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
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
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
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
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

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禄勲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討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

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畧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被練列勤司勲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

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玆務在乎官人令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令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采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

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令之繁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黄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覩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謚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

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禄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懐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

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
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
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
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
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
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
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

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
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
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
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
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
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
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
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

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裋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顔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晃藻孜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横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倡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

袒死懐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
滅敵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
軍歷陽内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
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
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
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答問
損益當須博古通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
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

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
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
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
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
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
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

襄陽卓外柔内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乃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决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

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令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秉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

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渠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渠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

不容也令將軍之於本朝非賓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絶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决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

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

决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

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墻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逕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

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寛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

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返承為

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求宠甚急鄉人皆為之懼宠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宠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壼 從父兄敦

卞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也祖統琅邪内史父粹以清

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内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壼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

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
為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
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
選舉甚見親杖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
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牋自陳曰壼
天性狷狭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為
中書令時壼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祗就門
户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

蘭陵為荀晞所召恐見逼廹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恩

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

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

既梟懸壹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

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

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壹為尚書郎實欲因此以

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壹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

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壹以陋賤不能榮親

家産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
内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顔昧冒
榮進若廢壼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
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
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曾無
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
壼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
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

志服闋爲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
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
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
事上權貴屛迹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
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
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
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
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

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䫉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絶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絶之斷在夫没之後夫之既没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没無所託地寄命於他

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于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制離絶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絶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絶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内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絶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内

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輯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輯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䟽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

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
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
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
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
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
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
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為
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壼奏

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

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絶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壼幹實當官以襃貶為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

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

弘鴛痾耳若卞望之之嚴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
峰岠當敢爾邪壼廉絜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
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禄大夫
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
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
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
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
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

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懐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諫必當相從令内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壼司馬任台勸壼宜

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諭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

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没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遇世險難存亡

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瘡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

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眕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寇所封懸遠祖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廪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壼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尚書郎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慠俊兄弟俊等亦以門臧輕詵相視如讎詵以

楊駿故吏被繫儁時為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儁乎
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卞
氏儁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
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為
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
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内史元
帝之為鎮東請為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為
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

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

之討王敦也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從光禄勲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温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璲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寛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徴為光禄大夫領少府

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

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賔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户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静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物無德而禄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税主者

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

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内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

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憂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洩峻使任讓將兵入收

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謟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内史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彦胄潁川長社人也父曅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内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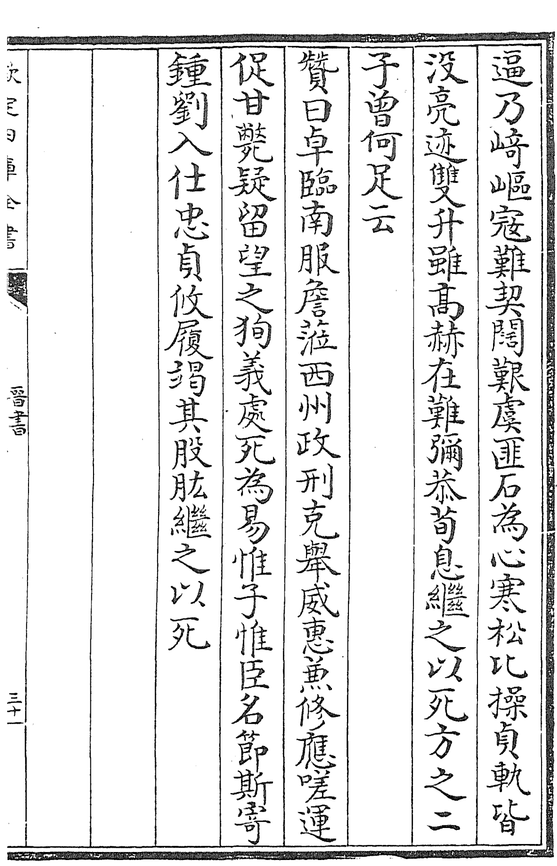
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内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

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
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王縞素泣血臨朝百
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
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
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
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
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為
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

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惟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勲其後以

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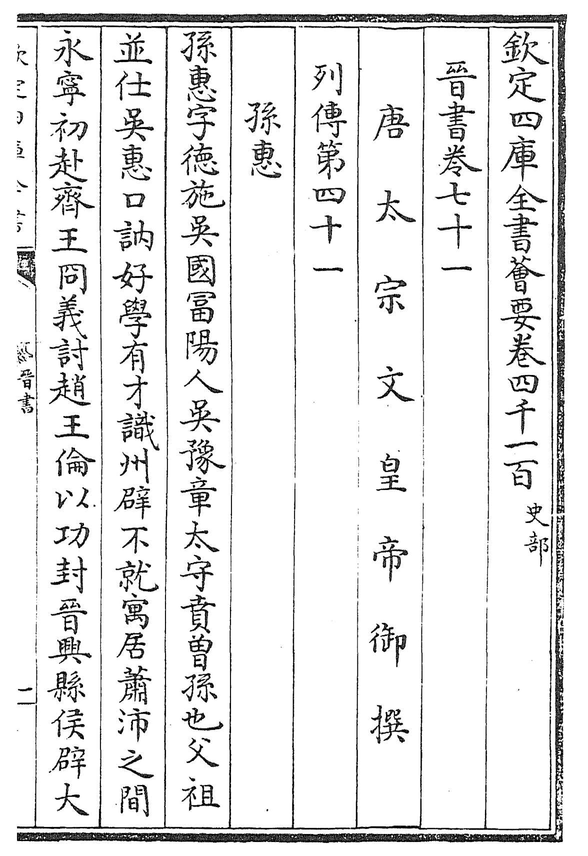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



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苟息繼之以死方之二
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涖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䧟嗟運
促甘斃疑留望之狗義處死為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
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　史部

晉書卷七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

司馬户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頴薦惠為大將軍叅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頴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頴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兹

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畧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令明公名著天

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奬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隅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諭青徐啟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宫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

亂可必太白横流兵家攸杖嵗鎮所去天厭其徳玄象著明讁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徳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謨於朱脣握神筴於玉掌逍遥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勲建矣䘏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荊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

道險時否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
啟天慮若猶沉吟隙會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
之例明公令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
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
獲摧氷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
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
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
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

於溝瀆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内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

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内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内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

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額敗走廬江何銳為安豐太守
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
授常慮譏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
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翘嘗為石崇蒼頭而性
廉直有士風黄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
里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

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
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
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為功曹及靜去職遠送
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别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
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為主簿時傳北陵
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
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
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

衣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
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
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
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
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
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
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
令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

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返豺狼當塗人神同怨公明德

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猷

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瑯琊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遂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代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

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勉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會賊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逺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

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廻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已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

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
大化素飡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
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
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
食肉況此耻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
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
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
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

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
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
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寃枉不理令當官者
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
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
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
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
龍附鳳翺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橈直為曲豈待

頤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
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
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
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
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
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
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

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令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

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為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為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為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為元帝瑯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

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戹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資江南之地葢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斾元戎凱入未在旦

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名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鋭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

重建名將於安戍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
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
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
以生塗杜毀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
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
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
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
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

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

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盖一日縱敵終巳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為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閒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

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巻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強能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

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發會發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叅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戭並有才筆濤字茂畧歷著作郎無錫令戭字庭堅亦為著作並早卒

陳頵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為郡督郵檢獲隱

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
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觧
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
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顒在坐對
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
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
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
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答

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遳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彦真以為汝頴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頠曰彦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説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頠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禀質清冲若得參嘉命必

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黄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顗
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冏起義州遣顗將兵赴
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内史朱彦引為
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表琇薦顗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
事典法兵二曹郡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
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
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
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

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兾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顗議諸僚屬秉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為俗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

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頗意謂不宜以為常式駮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来依格雜猥遭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

委庸吏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顧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将卒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内侍

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為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顗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説顗年老耳聾侃召顗還以西陽太守將異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參軍遂歷顯位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為揚州引崧為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

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
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
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黄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為撫
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
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
逆順於兹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為簡文書
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莫能
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

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静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内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

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謐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

謝萬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

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為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為叙

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

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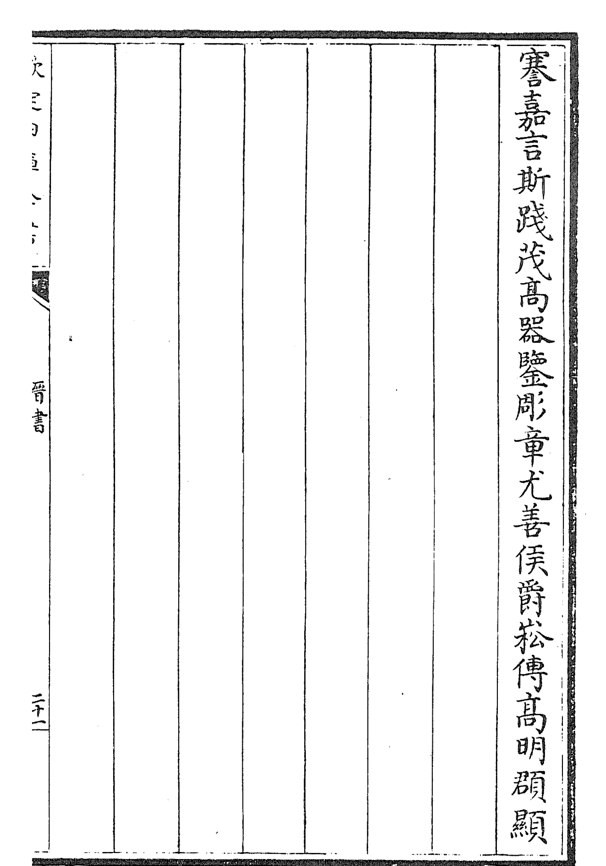
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

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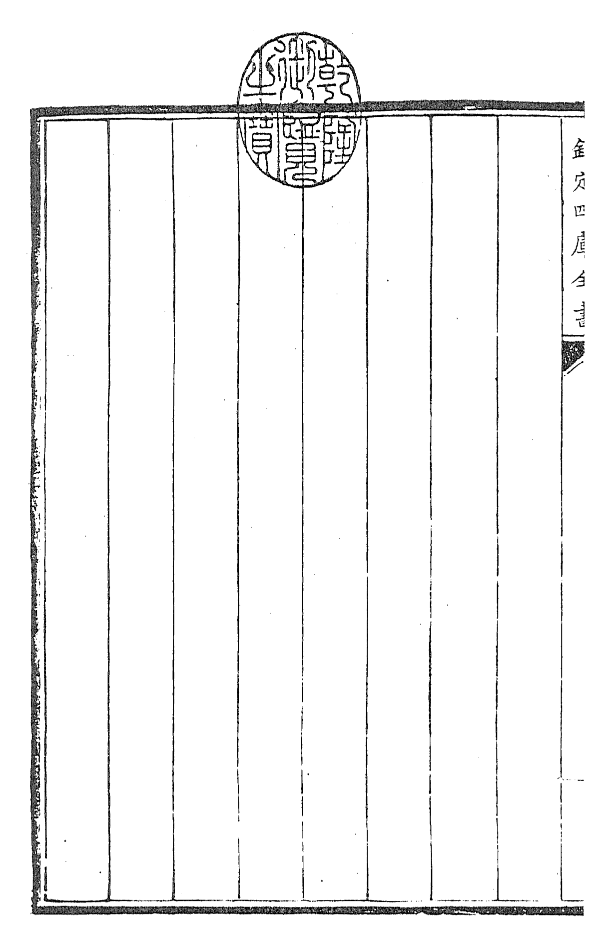
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負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嵇之詆溫嶠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潁之論探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鮮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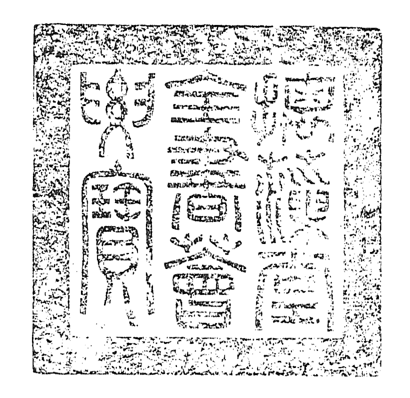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違頵陳書干越孝文忠


謇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彤章尤善侯爵崧傳高明顥顯

晉書卷七十一

謹案卷七十第二十二頁後七行父俊清貞有檢
識刊本俊訛浚據後文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刊本切
訛功今改
卷七十一第十四頁後八行訢笑而從之刊本訢
訛訴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録貢生臣張映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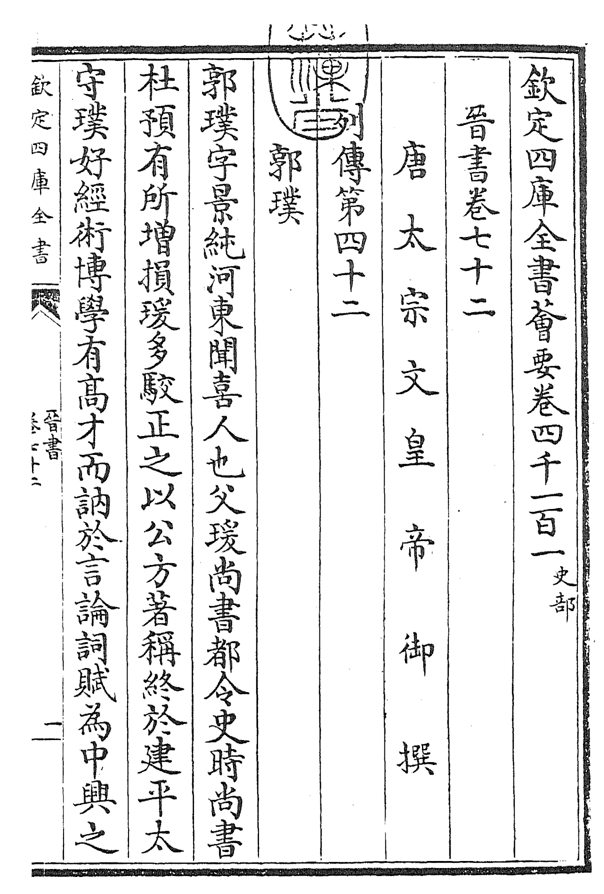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七十二至七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一 史部

晉書卷七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

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

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悦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

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祀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郉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𪕬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

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盗殺吴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叅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

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
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
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
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
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
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
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

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
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
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
著作佐郎於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
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
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
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
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

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

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
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
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
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
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
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
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
所以饗福怠慠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

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幾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

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粃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

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
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
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
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黒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眛
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
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
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

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暫眛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徵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

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家國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小況臣蒙珥筆朝末而

可不竭誠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

於叢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揺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諂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鬚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絶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将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著地維中絶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海淮龍徳時乘羣

才雲駮譪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
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
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
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
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
夫窟泉之潛不思雲暈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
埃譪者亦昌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
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虵以騰鶩暴鱗連

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糜於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丧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

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
懸象之節湀汩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
龍豹之委頹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皋壤為悲歡
之府胡蝶為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
之吟窺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揲蓍擁
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
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
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眞隱淪乎市卒梁

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

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

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

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

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

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

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

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

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

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斃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

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元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宫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内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

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
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
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
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
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
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
祇告譴為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
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

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
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
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
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
十里皆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
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没璞哭之
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
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

手詔問璞會曁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

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爽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

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覔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

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藴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

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倉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

鶩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

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

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

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宫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叅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

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
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
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
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
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
鮮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
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
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

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

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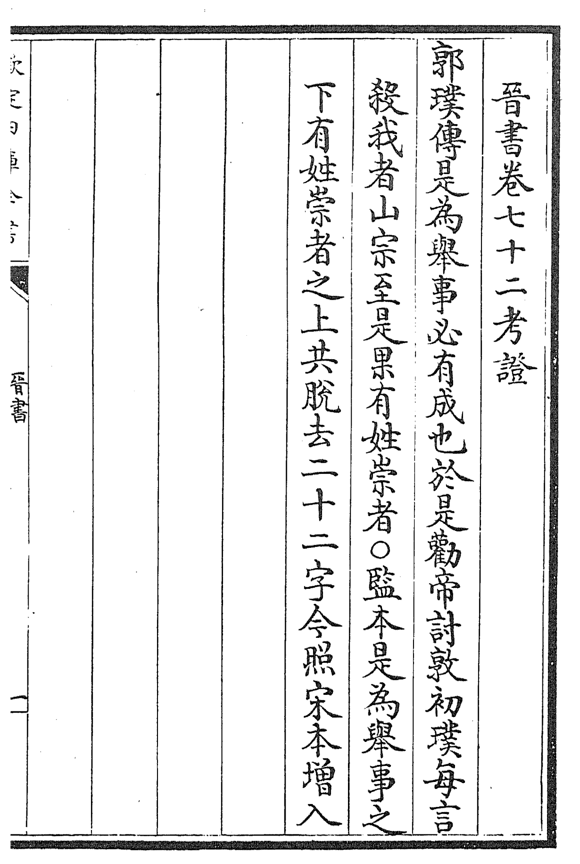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

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玆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晩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

慭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釁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晉書卷七十二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郭璞傳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監本是為舉事之下有姓崇者之上共脱去二十二字今照宋本增入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